B
128
C54 L53
1552a
v.2

[redacted]

重刻朱子年譜卷之三

附錄

行狀

宋故朝奉大夫華文閣待制贈寳謨閣直學士通議大夫謚文朱先生行狀

曾祖絢故不仕　妣汪氏

祖森故贈承事郎　妣程氏贈孺人

父松故任左承議郎守尚書吏部員外郎兼史館校勘累贈通議大夫　妣孺人祝氏贈碩人

本貫嶽州婺源縣永平鄉松巖里

先生姓朱氏諱熹字仲晦父朱氏爲婺源著姓以儒名家世有偉人吏部公甫冠擢進士第入官尚書郎兼史事以不附和議去國文章行義爲學者師號韋齋先生有文集行於世吏部公因仕入閩至先生始寓建之崇安五夫里今居建陽之考亭先生以建炎四年九月十五日午時生南劍尤溪之寓舍幼穎悟莊重能言韋齋指示曰此天也問曰天之上何物韋齋異之就傅授以孝經一閱通之題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常從羣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

卦也少長厲志聖賢之學於舉子業初不經意年十八貢于鄉中紹興十八年進士第以左迪功郎主泉州同安簿涖職勤敏纖悉必親郡縣長吏事倚以決苟利於民雖勞無憚職兼學事選邑之秀民克弟子員訪求名士以爲表率日與講說聖賢修己治人之道年方踰冠聞其風者已知學之有師而尊慕之歷四考罷歸以奉親講學爲急二十八年請奉祠監潭州南嶽廟明年詔赴行在言路有託抑奔競以沮之者遂以疾辭三十二年祠秩滿再請孝宗卽位復因其任會有詔求直言因上封事其畧言聖躬雖未有

闕失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朝政雖未有闕遺而脩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利害休戚雖不可徧以疏舉然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陛下毓德之初親御簡策不過諷誦文辭吟詠情性比年以來欲求大道之要又頗留意於老子釋氏之書記誦詞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今日之計不過脩政事攘　　然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疑之也今　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讐

則不可和也義理明矣知義理之不可爲而猶爲之以有利而無害也以臣策之所謂和者有百害而無一利何苦而必爲之願疇咨大臣總攬羣策鑒失之之由求應之之術斷以義理之公參以利害之實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使吾脩政攘　之外孑然無一毫可恃以爲遷延中巳之資而不敢懷頃刻自安之意然後將相軍民無不曉然知陛下之志更相激厲以圖事功數年之外志定氣飽國富兵强視吾力之强弱觀彼釁之淺深徐起而圖之中原故地不爲吾有而將焉往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

休戚斯民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欲斯民之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今之監司姦贓狠籍肆虐以病民者莫非宰執臺諫之親舊賓客其已失勢者旣按見其交私之狀而斥去之尚在勢者豈無其人顧陛下無自而知之耳明年改元隆興復名辭不許即入對其一言大學之道在乎格物以致其知蓋有是物必有是理然理無形而難知物有迹而易覩故因是物以求之使是理瞭然於心目之間而無毫髮之差則應乎事者自無毫髮之謬陛下雖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

嘗隨事以觀理故天下之事多所未察未嘗即理以應事故天下之事多所未明是以舉措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免蔽欺平治之效所以未著由不講乎大學之道而溺心於淺近虛無之過其二言君父之讎不與共戴天乃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凡有君臣父子之性者發於至痛不能自已之同情而非專出於臣之私然則今日所當爲者非戰無以復讎非守無以制勝是皆天理之同然非人欲之私忿也末言古先聖王制御　之道其本不在乎威強而在乎德業其備不在乎邊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乎

兵食而在乎紀綱今日諫諍之塗尚壅佞幸之勢方張爵賞易致而威罰不行民力已殫而國用未節則德業未可謂脩朝廷未可謂正紀綱未可謂立凡古先聖王所以强本折衝威制　之道皆未可謂備三劄所陳不出封事之意而加剴切焉先生以爲制治之原莫急於講學經世之務莫大於復讎至於德業成敗則决於君子小人之用舍故於奏對復申言之蓋學有定見事有定理而措之於言者如此除武學博士待次乾道改元促就職既至以時相方主和議請監南嶽廟以歸三年差充樞密院編脩官待次

五年三促就職會魏掞之以布衣名爲國子錄因論
曾覿而去遂力辭先生嘗兩進絕和議抑佞幸之戒
言既不行雖擢用狎至不敢就出處之義凜然有不
可易者尋丁內艱六年復名以未終喪辭七年既免
喪復名以祿不及養辭四年之間辭者六九年有旨
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
先生以改秩畀祠皆進賢賞功優老報勤之典今無
故驟得之求退得進於義未安再辭淳熙元年又再
辭上意愈堅始拜命改宣教郎奉祠二年除秘書郎
先生以改官之命正以嘉其廉退今乃冒進擢之寵

是左右望而罔市利力辭時上諭大臣欲奬用廉退
執政以先生爲言故有是命會有言虛名之士不可
用者以故再辭即從其請主管武夷山冲佑觀五年
差發遣南康軍事辭者四始之任先生自同安歸奉
祠家居幾二十年間關貧困不以屬心涵養克積理
明義精見之行事者益霈然矣至郡懇惻愛民如已
隱憂興利除害惟恐不及屬邑星子土瘠稅重乞從
蠲減章凡五六上歲值不雨講求荒政凡請於朝言
無不盡官物之檢放倚閣蠲減除豁帶納如秋苗夏
稅木炭月樁經總制錢之屬各視其色目爲之條奏

或至三四不得請不已并奏請截留綱運乞轉運常平兩司撥錢米克軍糧備賑濟申嚴隣路斷港遏糴之禁選官吏授以方畧俾視境內具知荒歉分數戶口多寡蓄積虛實通商勸分多所全活其施設次第人爭傳錄以爲法訖事奏乞依格推賞納粟人者凡數四郡濵大江舟艤岸者遇大風輒淪溺因募饑民築堤捍舟民脫於饑舟患亦息先生視民如傷至姦豪侵擾細民撓法害政者懲之不少貸由是豪强歛戢里閭安靖數詣郡學引進士子與之講論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又奏乞賜書院勑額及高宗

御書石經板本九經注疏等書者至再每休沐輒一
至諸生質疑問難誨誘不倦退則相與徜徉泉石間
竟日乃反又求栗里陶靖節之居西澗劉屯田之墓
孝子熊仁贍之閭旌顯之猶以不得悉行其志爲恨
明年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遂上疏言天下之
大務莫大於恤民恤民之本又在人君正心術以立
紀綱今日民間特以稅重爲苦正緣二稅之入朝廷
盡取以供軍而州縣無復贏餘則不免於二稅之外
別作名色巧取於民今民貧賦重若不討理軍實去
其浮冗則民力決不可寬惟有選將吏覈兵籍可以

節軍貲開廣屯田可以實軍儲練習民兵可以益邊備今日將帥之選率皆膏粱子弟廝役凡流所得差遣爲費巳是不貲到軍之日惟望哀斂刻剝以償債負總餽餉之任者亦皆倚負幽陰交通貨賂其所驅催東南數十州之脂膏骨髓名爲供軍而輦載以輸權倖之門者不可以數計然則欲計軍實以紓民力必盡反前之所爲然後乃可革也授將印委利權一出於朝廷之公議則可以絕苞苴請託之私而刻剝之風可革務求忠勇沉毅實經行陣之人則可以革輕授非才之弊而軍士畏愛蒐閱以時竄名冗食者

不得容於其間又擇老成忠實通曉兵農之務者使領屯田之事付以重權責以久任則可以漸省列屯坐食之兵稍損州郡供軍之數軍節既覈屯田既成兵民既練州縣事力既紓然後可以禁其苛歛責其寛恤庶幾窮困之民得保生業無復流移漂蕩之患矣所謂其本在於正心術以立紀綱者葢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公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

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
此一二小人者上則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
先王之大道而悅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讜言
而安於私暬之鄙態下則招集士大夫之嗜利無恥
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爲引援擢寘清顯
所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則所盜者皆
陛下之財命卿置將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
謂宰相師傅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入其門墻承望
其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齪齪自守而未嘗敢
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論者乃畧能警逐其徒黨之

一二既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明言以擣其囊
槖窟穴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
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此一二人之門名
爲陛下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蓋其所
壞非獨壞陛下之紀綱乃併與陛下所以立紀綱者
而壞之則民又安可得而恤財又安可得而理軍政
何自而脩土宇何自而復宗廟之讐恥又何時而可
雪耶先生在任嘗用劄子奏事後因臺諫言用劄子
非舊制遂奏乞罷黜又以致人戶逃移自劾者再以
疾請奉祠者五將滿除江西提舉常平茶鹽事待次

初廟堂議遣先生使蜀上意不欲其遠去故有是命
詔以脩舉荒政民無流殍除直秘閣凡三辭皆以前
所奏納粟人未推賞難以先被恩命會浙東大饑易
提舉浙東常平茶鹽事時民已艱食即日單車就道
復以南康納粟人未推賞辭職名且乞奏事之任納
粟賞行遂受職名入對其一言陛下臨御二十年間
水旱盜賊畧無寧歲意者德之崇未至於天與業之
廣未及於地與政之大者有未舉而小者無所繫與
刑之遠者或不當而近者或幸免與君子有未用而
小人有未去與大臣失其職而賤者竊其柄與直諒

之言罕聞而謟諛者衆與德義之風未著而汙賤者騁與貨賂或上流而恩澤不下究與責人或已詳而反躬有未至與夫必有是數者然後足以召災而致異其二言陛下即政之初蓋將選建英豪任以政事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奉燕閑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又慮其勢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己也則時聽外廷之論將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陛下既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兼

聽士大夫之公言以爲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既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嬖側媚之態既足以蠱心志其胥史狡獪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此其生熟甘苦既有所分恐陛下未及施其駕馭之術而先墮其數中矣是以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采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借力於所重以爲竊位固寵之計中外相應更濟其私日往月來浸淫耗蝕使陛下之德業日隳綱紀日壞邪佞充塞貨賂公行兵愁民

慝盜賊間作災異數見饑饉荐臻羣小相挺人人皆
得滿其所欲惟有陛下了無所得而國家顧乃獨受
其弊其三言捄荒利害如州縣旱傷早行檢放從實
蠲減勸諭人戶賑糶務得其平納粟之人早行推賞
所納米數仍減其半乞撥豐儲倉米三十餘萬石以
備濟糶州縣新舊官物並且住催紹興丁身等錢預
行蠲放及免米商力勝稅錢量立賞格官吏違慢者
奏劾昏病者別與差遣仍差選得替待闕宮廟持服
官員時暫管幹其四言水旱三分以上第五等戶免
檢並放五分以上第四等戶依此施行乞行著令及

請頒行社倉條約於諸路其五言紹興和買乞蠲革其弊其六言南康嘗乞蠲減星子租稅有司拒以對補吝細鄙狹不達大體其七言白鹿書院請賜書額先生所對奏劄凡七其一二皆自書以防宣洩又以南康所上封事繕寫成冊用袋重封於閤門投進後五劄亦有非一時捄荒之急者當倥偬不暇給之際而憂深慮遠從容整暇葢急於捄民罄竭忠悃不敢有所隱也先生所居之鄉每歲春秋之交豪戶閉糶牟利細民發廩强奪動相賊殺幾至挺變先生嘗帥鄉人置社倉以賑貸之米價不登人得安業至是乞

推行之白鹿書院事本不暇及前期執政使人諭以且宜勿言先生因念主上未必有鄙薄儒生之意而大臣先爲此言不可及對卒言之上委曲訪問悉從其請先生初拜命卽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客舟之米巳輻輳復以入奏荒政數事推廣條上情詞懇惻條目詳密日與僚屬寓公鈎訪民隱至廢寢食分晝旣定按行所部窮山長谷靡所不到拊問存恤所活不可勝計每出皆乘單車屛徒從所歷雖廣而人不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倉惶驚懼常若使者壓其境至有自引去者由是所部肅然而尤以戢盜

捕蝗興水利爲急大抵措畫悉如南康時而用心尤苦初奏紹興和買之弊至是乞先與痛減歲額然後用貫頭科紐惟恐下戶受其弊則請參用高下等第均敷及減免下戶丁錢以優之又乞免台州丁錢至於差役利害亦嘗條具數千言申省義役之法則乞令均出義田罷去役首免排役次官差保正副長輪收義田仍令上戶兼充戶長又乞取會福建下四州見行產鹽法行於本路沿海四州又乞依處州見行之法改諸郡酒坊爲萬戶於捄荒之餘猶悉及他事以爲經久之計先生猶以徒費大農數十萬緡無以

全活一道饑民自劾又以前後奏請多見抑却幸而從者又率稽緩後時無益於事蝗旱相仍不勝憂憤復奏言爲今之計獨有斷自聖心沛然發號責躬求言然後君臣相戒痛自省改其次惟有盡出內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爲收糴之本詔戶部無得催理舊欠詔諸路漕臣遵依條限檢放稅租詔宰臣沙汰被災路分州軍監司守臣之無狀者遴選賢能責以荒政庶幾猶足以下結人心消其乘時作亂之意不然臣恐所憂者不止於饑殍而在於盜賊蒙其害者不止於官吏而上及於國家也復上時宰書云朝廷愛

民之心不如惜費之甚是以不肯爲極力救民之事
明公憂國之念不如愛身之切是以但務爲阿諛順
旨之計然民之與財孰輕孰重身之與國孰大孰小
財散猶可復聚民心一失則不可復收身危猶可復
安國勢一傾則不可復正至於民散國危而措身無
所則其所聚有不爲大盜積者耶九年以賑濟有勞
進直徽猷閣辭知台州唐仲友與時相王淮同里爲
姻家遷江西提刑未行先生行部訟者紛然得其姦
贓僞造楮幣等事劾之時久旱而雨奏上淮匿不以
聞仲友亦自辯且言弟婦王氏驚悸病篤論愈力章

至十上事下紹興府鞫之獄具情得乃奪其新命授先生先生以爲是蹊田而奪之牛辭不拜遂歸壽令兩易江東辭及辭職名且言唐仲友雖寢新命已具之獄竟釋不治則是所按不實難以復沾恩賞並不許受職名再辭新任且乞奉祠言所劾贓吏黨與衆多並當要路大者宰制斡旋於上小者馳騖經營於下若其加害於臣不遺餘力則遠至師友淵源之所自亦復無故橫肆觝排爲臣之計惟有乞身就閑或可少紓患害時從臣有奉時相意上疏毀程氏之學以陰詆先生者故有是言十年差主管台州崇道觀

先生守南康使浙東始得行其所學已試之効卓然而卒不果用退而奉崇道雲臺鴻慶之祠者五年自是海內學者尊信益衆十四年除提點江西刑獄公事待次以疾辭不許遂拜命十五年促奏事又以疾辭不許遂行又以疾請奉祠者再淮罷相遂力疾入奏首言近年以來刑獄不當輕之失宜甚至涉於人倫風化之重者有司議刑亦從流宥之法則天理民彝幾何不至於泯滅又言州郡獄官乞注有舉主關陞及任滿銓試第二等以上入常調關陞及省部胥吏並不得注擬若縣獄則專委之令或不得人則無

所不至亦望令縣丞或主簿同行推訊又言提刑司管催經總制錢起於宣和末年倉卒用兵權宜措畫其始亦但計其出納之實數而隨以取之及紹興經界民間投印違限契約所入倍於常歲自後遂以是年爲額而立爲比較之說甚至災傷檢放倚閣錢米巳無所入而經總制錢獨不蠲除州縣之煎熬何日而少紓斯民之愁嘆何時而少息又言江西諸州科罰之弊至其末篇乃言陛下卽位二十有七年而因循荏苒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嘗反覆而思之無乃燕閒蠖濩之中虛明應物之地天理有未純人

欲有未盡歟天理未純是以爲善不能克其量人欲未盡是以除惡不能去其根一念之頃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朋分角立交戰於其中故禮貌大臣非不厚而便嬖側媚得以深被腹心之寄寤寐豪英非不切而柔邪庸謬得以久竊廊廟之權非不樂聞公議正論而有時不容非不堲讒說殄行而未免誤聽非不欲報復陵廟讐恥而不免畏怯苟安非不欲愛養生靈財力而未免嘆息愁怨凡若此類不一而足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則必謹而察之此爲天理耶爲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

有壅閼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之所欲爲無不如志矣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正心誠意爲上所厭聞戒以勿言者先生曰吾平生所學只有此四字豈可回互而欺吾君乎及奏上未嘗不稱善曰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淸要不復勞卿州縣除兵部郎以足疾丐祠未供職本部侍郎林栗前數日與先生論易西銘不合至是遣部吏抱印迫以供職

先生以疾告遂䟽先生欺慢時上意方嚮先生欲易
以他部郎時相竟請授以前江西之命仍舊職名又
令吏部給還改官以後不曾陳乞磨勘蓋先生改秩
旣出特恩其後累任祠官無績可考以故不曾乞磨
勘者十有四年先生行且辭曰論者謂臣事君無禮
爲人臣子有此名罪當誅戮豈可復任外臺耳目之
寄章再上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宫栗亦
罷辭磨勘及職名不許轉朝奉郎未踰月再召時廟
堂知上眷厚憚先生復入故爲兩罷之策上悟復召
先生受職名辭召命以爲遷官進職皆爲許其閑退

方竊難進易退之衷復爲彈冠結綬之計則其爲世觀笑不但往來屑屑之譏又促召初先生入奏事迫於疾作嘗面奏以爲口陳之說有所未盡乞具封事以聞至是再辭遂併具封事投匭以進其畧曰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支無一毫一髮不受病者臣不暇言且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爲陛下言之葢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脩明軍政六者是也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蕩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

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猶恐隱微之間或有差失而不自知是以建師保之官列諫諍之職凡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陛下之所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果有如此之功乎所以脩身齊家而正其左右果有如此之效乎宮省事禁臣固不得而知然爵賞之濫貨賂之流閭巷竊言久已不勝其籍籍則陛下所以脩之家者恐其未有以及古之聖王也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遇

過當往者淵覿說抃之徒勢焰熏灼傾動一時今已無可言矣獨有前日臣所面陳者雖蒙聖慈委曲開譬然臣之愚竊以為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命供掃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內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臣竊聞之道路自王抃既逐之後諸將差除多出此人之手陛下竭生靈膏血以奉軍旅而軍士顧乃未嘗得一溫飽是皆將帥巧為名色奪取其糧賜行貨賂於近習以圖進用出入禁闥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為欺蔽以至於此而陛下不悟反寵暱之以是為我之私人至

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臺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者未能及古之聖王又明矣至於輔翼太子則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宮寮之選號爲得人而能稱其職者葢已鮮矣而又時使邪佞儇薄闒冗庸妄之輩或得參錯於其間所謂講讀亦姑以應文備數而未聞其有箴規之効至於從容朝夕陪侍遊燕者又不過使臣宦者數輩而已唐之六典東宮之官師傅賓客旣職輔導而詹事府兩春坊實擬天子之三省故以詹事庶子領之今則師傅賓客旣不復置而詹事庶子有名無實其左右

春坊遂直以使臣掌之何其輕且褻之甚耶夫立太子而不置師傅賓客則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獨使春坊使臣得侍左右則無以防其戲慢媟狎奇衺雜進之害宜討論前典置師傅賓客之官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至於選任大臣則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任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直以一念之間未能撤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爲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

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遐論之際常先排擯此等寘之度外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决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舉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决非天下之第一流矣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則今日宮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窟穴盤據於其間而陛下目見耳聞無非不公不正之事則其所以熏蒸銷鑠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疾惡之意不深其害已有不可勝言者矣及其作姦

犯法則陛下又未能深割私愛而付諸外廷之議論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能無所撓敗紀綱不正於上是以風俗頹弊於下葢其爲患之日久矣而浙中爲尤甚大率習爲軟美之態依阿之言以不分是非不辯曲直爲得計下之事上固不敢少忤其意上之御下亦不敢稍拂其情惟其私意之所在則千塗萬轍經營計較必得而後已甚者以金珠爲脯醢以契劵爲詩文宰相可啗則啗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耻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羣譏衆排指爲道學而加以矯激之罪

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崇宣之間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其身而後已嗚呼此豈治世之事而尚復忍言之哉至於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則自虞允文之爲相也盡取版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爲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掛欠空載簿籍不可催理者撥還版曹以爲內帑之積將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需然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爲私貯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在亡其日

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其幾何矣而曷嘗聞其能用此錢以易 人之首如太祖皇帝之言哉徒使版曹經費闕乏日甚督趣日峻以至廢去祖宗以來破分良法而必以十分登足爲限以爲未足則又造爲比較監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誘脅之於是中外承風競爲苛急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也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掊尅士卒以殖私財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祈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卽以付之軍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堪任將帥然後具爲奏牘而言之陛下之前陛

下但見其等級推先案牘具備則誠以爲公薦而可以得人矣而豈知其論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其遷置之方乖剌如此則彼智勇材畧之人孰肯抑心下首於宦官宮妾之門而陛下之所得以爲將帥者皆庸夫走卒而猶望其脩明軍政激勸士卒以强國勢豈不誤哉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欲憊精勞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將徒爲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爲矣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

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時上已
有倦勤之意葢將以爲燕翼之謀先生嘗草奏疏言
講學以正心脩身以齊家遠便嬖以敬忠直抑私恩
以抗公道明義理以絕神姦擇師傅以輔皇儲精選
任以明體統振綱紀以厲風俗節財用以固邦本脩
政事以攘　　凡十事欲以爲新政之助會執政有
指道學爲邪氣者力辭新命除秘閣脩撰仍奉外祠
遂不果上先生當孝宗朝陛對者三上封事者三其
初固以講學窮理爲出治之大原其後則直指天理
人欲之分精一克復之義其初固以當世急務一二

爲言其後封事之上則心術宮禁時政風俗披肝瀝膽極其忠鯁蓋所望於君父愈深而其言愈切故於封事之末有曰日月愈邁如川之流一往而不復不待臣之蒼顏白髮已迫遲暮而竊仰天顏亦覺非昔時矣忠誠懇惻至今讀者猶爲之涕下先生進䟽雖切孝宗亦開懷容納武博編摩秘省郎曹之除蓋將引以自近守南康持浙東江西之節又知其不可强留而授之至是復有經帷之命先生之盡忠孝宗之受盡言亦未爲不遇也然先生進言皆痛詆大臣近習孝宗之眷愈厚而嫉者愈深是以不能一日安其

身於朝廷之上而孝宗內禪矣光宗即位再辭職名仍舊直寶文閣降詔奬諭除江東轉運副使以疾辭者再覃恩轉朝散郎賜緋衣銀魚改知漳州又再以疾辭不許時光宗初政再被除命遂以紹熙元年之任奏除屬縣無名之賦七百萬減經總制錢四百萬加意學校教誘諸生如南康時又以習俗未知禮採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戒子弟釋氏之教南方爲盛男女聚僧廬爲傳經會女不嫁者私爲庵舍以居悉爲之禁俗大變郡有故廸功郎高登忤秦檜貶死爲奏請昭雪襃其直會朝論欲行

泉漳汀三州經界先生初仕同安已知經界不行之害至是訪事宜擇人物以至弓量之法洞見本末遂疏其事上之且言必可行之說三將必至於不能行之說一葢爲經界法行息爭止訟大爲民利而占田隱稅侵漁貧弱者所不便及其宣德意榜之通衢則邦民鼓舞而寓公豪右果爲異議以沮之遂因地震及足疾不赴錫宴自劾其冬有旨先行漳州經界南方春旱事已無及明年屬有嗣子之喪再請奉祠除秘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先生以當上初政嘗辭前件職名已降褒詔從其請難以復受辭者再詔論

撰之職以寵名儒乃拜命除荊湖南路轉運副使再
辭漳州經界竟報罷遂以前言經界不行自劾三年
再以病辭乞蒲補宮觀從之又數月差知靜江府廣
南西路經畧安撫辭四年又辭主管南京鴻慶宮未
幾差知潭州荊湖南路安撫以辭遠就近不爲無嫌
力辭五年再辭有旨長沙巨屏得賢爲重會洞獠擾
屬郡遂拜命赴鎮至則遣人諭以禍福皆降之申教
令嚴武備戢姦吏抑豪民先生所至必興學校明教
化湖湘士子素知學日伺公退則請質所疑先生爲
之講說不倦四方之學者畢至又以南康漳州所申

改正釋奠儀式爲請錄故死節五人爲之立廟孝宗升遐先生哀慟不能自勝又聞上以疾不能執喪中外洶洶益憂懼遂申省乞歸田里言天下國家所以長久安寧惟賴朝廷三綱五常之教建立脩明於上然後守藩述職之臣有以禀承宣布於下所以內外相維小大順序雖有强猾姦宄無所逞志不然以一介書生置諸數千里軍民之上亦何所憑恃而能服其衆哉又草封事極言父子天性不應以小嫌廢褻倫言頗切直會今上即位不果上上在前邸聞先生名每恨不得先生爲本宮講官至是首名奏事先生

行且辭除煥章閣待制侍講辭不許又再辭且言陛
下嗣位之初方將一新庶政所宜愛惜名器若使倖
門一開其弊豈可復塞至於博延儒臣專意講學精
求所以深得親權者爲建極導民之本思所以大振
朝綱者爲防微慮遠之圖顧問之臣實資輔養用人
或謬所繫非輕葢先生在道聞南内朝禮尚闕近習
已有用事者故預有是言又不許遂奏乞且依元降
指揮帶元官職奏事者再及入對首言乃者天運艱
難國有大咎所謂天下之大變而不可以常理處者
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紹丕圖可謂處之以權

而庶幾不失其正矣然自頃至今亦既三月或反不能無疑於逆順名實之際禍亂之本又已伏於冥冥之中竊爲陛下憂之尚猶有可諉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懷此則道心微妙之全體天理發用之本然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也誠即是心而克之則所謂求仁得仁而無怨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者臣有以知陛下之不難矣借曰天命神器不可無傳宗廟社稷不可無奉則轉禍爲福易危爲安亦豈可舍此而他求哉克吾未嘗求位之心則可以盡吾負罪引慝之誠克

吾未嘗忘親之心則可以致吾溫凊定省之禮始終不越乎此而大倫正大本立矣次言爲學莫先於窮理窮理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致精之本又在於居敬而持志又三劄言湖南歲計入少出多不可支吾乞裁減差到諸班換授歸正雜色補官員數郡州邊防全無措畫以致猺人侵犯乞移置寨柵增撥戍兵潭州城壁乞行計度脩築旣對面辭待制侍講不許翌日又辭待制職名乞改作說書差遣以爲未得進說而先受厚恩萬一異時未效涓埃而疾病不支遂竊侍從職名而去則臣死有餘

罪上手札卿經術淵源正資勸講文對之職勿復牢辭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遂拜命會趙彥逾按視孝宗山陵以爲土肉淺薄掘深五尺下有水石旋改新穴比舊僅高尺餘孫逢吉覆按亦乞少寬月日別求吉兆有旨集議臺史憚之議遂中寢先生竟上議狀言壽皇聖德神功宜得吉土以奉衣冠之藏當廣求術士博訪名山不宜偏信臺史罔上誤國之言固執紹興坐南向北之說委之水泉砂礫之中殘破浮淺之地不報覃恩轉朝請郎賜紫章服兼實錄院同脩撰再辭不許拜命受詔進講大學先生以平日論著

敷陳開析務積誠意以感上心遂奏乞除朔望旬休及過宮日分不以寒暑雙隻日月諸假故竝令蚤晚進講又乞置局看詳四方封事瑞慶節免稱賀皆從之復因有旨脩葺舊東宮爲屋三數百間遂具四事奏言當上帝震怒災異數出畿甸百姓饑餓流離太上皇帝未獲進見壽皇因山未卜太皇太后皇太后皆以尊老之年煢然憂苦不宜大興土木以就安便壽康定省之禮所宜下詔自責頻日繼往顧乃逶迤舒緩無異尋常太上皇帝必以爲此徒備禮而來其深閉固拒而不得見亦宜矣朝廷綱紀尤所當嚴上

自人主下至百執各有職業不可相侵今進退宰執移易臺諫皆出陛下之獨斷大臣不與謀給舍不及議正使其事悉當於理亦非爲治之體況中外傳聞皆謂左右或竊其柄而其所行又未能盡允於公議乎此弊不革臣恐名爲獨斷而主威未免於下移欲以求治而反不免於致亂末復申言殯宮之卜不宜偏聽臺史膠固繆妄之言墮其交結眩惑之計皆不報先生進講每及數次復以前所講者編次成帙以進上亦開懷容納且面諭以求放心之說甚善所進册子宮中常讀之今後更爲點來先生知上有意於

學遂以劄子勉上進德其畧言願陛下日用之間語默動靜必求放心以爲之本而於玩經觀史親近儒學已用力處益用力焉數名大臣切劘治道俾陳今日要務畧如仁祖開天章閣故事至於羣臣進對亦賜溫顏反覆詢訪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因以察其人才之邪正短長庶於天下之事各得其理又奏禮經勑令子爲父嫡孫承重爲祖父皆斬衰三年嫡子當爲父後不能襲位執喪則嫡孫繼統而代之執喪自漢文短喪歷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爲父且然則嫡孫承重可知人紀廢壞三綱不

明千有餘年莫能釐正壽皇聖帝至性自天孝誠內發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以大布所宜著在方冊爲世法程間者遺誥初頒太上皇帝偶違康豫不能躬就喪次陛下以世嫡承大統則承重之服著在禮律所宜遵壽皇已行之法一時倉卒不及詳議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不惟上違禮律且使壽皇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竊痛之然旣往之失不及追改惟有將來啓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則其變除之節尚有可議欲望明詔禮官稽考禮律預行指定會孝宗祔廟議宗廟迭毀之次有請併祧僖宣二祖

奉太祖居第一室祫祭則正東向之位者有旨集議
僖順翼宣四祖祧主宜有所歸自太祖皇帝首尊四
祖之廟以僖祖爲四祖之首治平間議者以世數寖
遠請遷僖祖於夾室未及數年王安石等奏僖祖有
廟與稷契無異請復其舊詔從之時相雅不以熙寧
復祀僖祖爲是先生度難以口舌爭遂移疾上議狀
條其不可者四以爲藏之夾室則是以祖宗之主下
藏於子孫之夾室至於祫祭設幄於夾室之前則亦
不得謂之祫欲别立一廟則喪事卽遠有毀無立欲
藏之天興殿則宗廟原廟不可相雜議者皆知其不

安特以其心急欲尊奉太祖三年一祫時暫東向之故不知其實無益於太祖之尊而徒使僖祖太祖兩廟威靈相與爭校強弱於冥冥之中并使四祖之神疑於受擯徬徨躑躅不知所歸令人傷痛不能自已今但以太祖當日追尊帝號之心而黙推之則知太祖今日在天之靈於此必有所不忍又況僖祖祧主遷於平治不過數年神宗皇帝復奉以爲始祖以爲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所謂有其舉之而莫敢廢者乎又擬爲廟制以辯議者一旦併遷僖宣二祖析太祖太宗爲二之失復引元祐大儒程頤之說以爲物

豈有無本而生者今日天下基本蓋出僖祖安得爲無功業議狀既上廟堂持之不以聞卽毀撤僖宣廟室更創別廟以奉四祖宰相既有所偏主樓鑰陳傅良又復牽合裝綴以附其說先生所議頗達上聽忽有旨召赴內殿奏事因節畧狀文及爲劄子畫圖以進上然之且曰僖祖國家始祖高宗孝宗太上皇帝不曾遷今日豈敢輕議欲令先生於榻前撰數語以御批直罷其事先生方懲內批之弊因言乞降出劄子再令臣寮集議既退復以上意諭廟堂而事竟不行經生學士知禮者皆是先生一時異議之徒忌其

軋已權姦遂從而乘之上之立也丞相趙汝愚寄與知閤門事韓侂胄謀之侂胄於太皇太后爲親屬因得通中外之言侂胄自謂有定策功居中用事先生自長沙辭免待制侍講已微寓其意及進對復嘗再三而言又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共攻之龜年出護使客侂胄益得志先生又於所奏四事疏中斥言左右竊柄之失後因講筵留身復申言前疏乞賜施行旣退即降御批云憫卿耆艾方此隆冬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宰相執奏不行明日徑以御批付下臺諫給舍亦爭留不可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力辭尋

除知江陵府又力辭仍乞追還新舊職名詔依舊煥
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慶元元年又乞追還舊
職不許趙丞相亦罷謫以不軌謫永州丞相既當大
任收名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領以觀新政先生獨
惕然以侂胄用事爲慮旣屢爲上言又數以手書遺
生徒密白丞相當以厚賞酬其勞勿使得預朝政且
有分界限立紀綱防微杜漸謹不可忽之意丞相方
謂其易制所倚以爲腹心謀事之人又皆持祿苟安
無復遠慮丞相旣逐而朝廷大權悉歸侂胄先生自
念身雖閑退尚帶侍從職名不敢自嘿遂草書萬言

極言姦邪蔽主之禍因以明其寃詞旨痛切諸生更諫以筮決之遇遯之同人先生默然退取諫藁焚之自號遯翁以廟議不合乞收還職名又以疾乞休致不許先是吏部取會磨勘至是轉朝奉大夫又辭職名乞休致又以嘗妄議山陵自劾又言已罷講官不敢復帶侍從職名詔依舊秘閣脩撰二年又言昨來疏封錫服封贈蔭補磨勘轉官皆爲已受從官恩數乞改正沈繼祖爲監察御史上章誣詆落職罷祠四年十二月以來歲年及七十申乞致仕五年依所請六年三月甲子終于正寢十一月壬申葬建陽縣唐

石里之大林谷嘉泰二年除華文閣待制與致仕恩澤傳伯壽故家子嘗執弟子禮恨不薦已先生辭次對除修撰也伯壽行祠有慢僞等語及先生沒伯壽守建寧又不以聞故復職之命猶生存也自先生去國侂胄勢益張鄙夫憸人迎合其意以學爲僞謂貪黷放肆乃人眞情廉潔好禮者皆僞也科舉取士稍涉經訓者悉見排黜文章議論根於理義者並行除毀六經語孟悉爲世之大禁猾胥賤隸頑鈍無耻之徒往往引用以至卿相繩趨尺步稍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從遊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丘壑依阿巽懦

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遊市肆以自别其非黨先生日與諸生講學竹林精舍有勸以謝遣生徒者笑而不答先生旣沒善類悉已排擯羣小之勢已成侂胄志氣驕溢遂至擅開邊釁幾危宗社而生靈塗炭矣開僖三年侂胄伏誅凶徒憸黨根株斥戮嘉定元年詔賜謚與遺表恩澤明年賜謚曰文又明年贈中大夫特贈寶謨閣直學士後以明堂恩累贈通議大夫先生平居惓惓無一念不在於國聞時政之闕失則戚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勢之未振則感慨以至泣下然謹難進之禮則一官之拜必

抗章而力辭厲易退之節則一語不合必奉身而亟去其事君也不貶道以求售其愛民也不徇俗以苟安故其與世動輙齟齬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事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道之難行也如此然紹道統立人極爲萬世宗師則不以用舍爲加損也自韋齋先生得中原文獻之傳聞河洛之學推明聖賢遺意日誦大學中庸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先生蚤歲已知其說而心好之韋齋病且亟屬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冲三人吾友也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而

惟其言之聽則吾死不恨矣先生旣孤則奉以告三
君子而稟學焉時年十有四慨然有求道之志博求
之經傳徧交當世有職之士雖釋老之學亦必究其
歸趣訂其是非延平李先生學於豫章羅先生羅先
生學於龜山楊先生延平於韋齋爲同門友先生歸
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延平稱之曰樂善
好義鮮與倫比又曰顈悟絕人力行可畏其所論難
體認切至自是從遊累年精思實體而學之所造者
益深矣其爲學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居
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謂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

無以察義理之歸躬行不以敬則怠惰放肆無以致義理之實持敬之方莫先主一既爲之箴以自警又筆之書以爲小學大學皆本於此儼然端坐一室討論典訓未嘗少輟自吾一心一身以至萬事萬物莫不有理存此心於齊莊靜一之中窮此理於學問思辯之際皆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然克其知而見於行者未嘗不反之於身也不睹不聞之前所以戒懼者愈嚴愈敬隱微幽獨之際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事物既接而品節不差無所容乎人欲之私而有以

全乎天理之正不安於偏見不急於小成而道之正統在是矣其爲道也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稟陰陽五行之氣以生則太極之理各具於其中天所賦爲命人所受爲性感於物爲情統情性爲心根於性則爲仁義禮智之德發於情則爲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端形於身則爲手足耳目口鼻之用見於事則爲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常求諸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已參諸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貫徹古今充塞宇宙無一息之間斷無一毫之空闕莫不析之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盡其大而無餘先

生之於道可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聖賢而無疑矣故其得於已而爲德也以一心而窮造化之原盡性情之妙達聖賢之蘊以一身而體天地之運備事物之理任綱常之責明足以察其微剛足以任其重弘足以致其廣毅足以極其常其存之也虛而靜其發之也果而確其用之也應事接物而不窮其守之也歷變履險而不易本末精粗不見其或遺表裏始終不見其或異至其養深積厚矜持者純熟嚴厲者和平心不待操而存義不待索而精猶以爲義理無窮歲月有限常歉然有不足之意蓋有日新又新不

能自已者而非後學之所可擬議也其可見之行則脩諸身者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其閒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其飲食也羮食行列有定位匕箸舉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既寢而寤則擁衾而坐或至達旦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顛沛未嘗有須臾之離也行於家者奉親極其孝撫下極其慈閨庭之間內外斬斬恩義之篤怡怡如也其祭祀也事無纖鉅必誠必敬小不如儀則

終日不樂已祭無違禮則油然而喜死喪之際哀戚備至飲食衰絰各稱其情賓客往來無不延遇稱家有無常盡其歡於親故雖踈遠必致其愛於鄉閭雖微賤必致其恭吉凶慶弔禮無所遺賙卹問遺恩無所闕其自奉則衣取蔽體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風雨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若其措諸事業則州縣之設施立朝之言論經綸規畫正大宏偉亦可槩見雖達而行道不能施之一時然退而明道足以傳之萬代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經之旨不明則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

訓於大學中庸則補其闕遺別其次第綱領條目粲然復明於論語孟子則深原當時答問之意使讀而味之者如親見聖賢而面命之於易與詩則求其本義攻其末失深得古人遺意於數千載之上凡數經者見之傳注其關於天命之微人心之奧入德之門造道之域者既已極深研幾探賾索隱發其旨趣而無所遺矣至於一字未安一詞未備亦必沉潛反覆或達旦不寐或累日不倦必求至當而後已故章旨字義至微至細莫不理明詞順易知易行於書則疑今文之艱澁反不若古文之平易於春秋則疑聖心

之正大決不類傳注之穿鑿於禮則病王安石廢罷儀禮而傳記獨存於樂則憫後世律尺既亡而清濁無據是數經者亦嘗討論本末雖未能著爲成書然其大旨固已獨得之矣若歷代史記則又考論西周以來至于五代取司馬公編年之書繩以春秋紀事之法綱舉而不繁目張而不紊國家之理亂君臣之得失如指諸掌周程張邵之書所以繼孔孟道統之傳歷時未久微言大義欝而不章先生爲之裒集發明而後得以盛行於世太極先天二圖精微廣博不可涯涘爲之解剝條畫而後天地本原聖賢藴奥不

至於泯沒程張門人祖述其學所得有淺深所見有踈密先生既爲之區別以悉取其所長至或識見小偏流於異端者亦必研窮剖析而不沒其所短南軒張公東萊呂公同出其時先生以其志同道合樂與之友至或識見少異亦必講磨辨難以一其歸至若求道而過者病傳注誦習之煩以爲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不假脩爲可以造道入德守虛靈之識而昧天理之眞借儒者之言以文老佛之說學者利其簡便詆訾聖賢捐棄經典猖狂叫呶側僻固陋自已爲悟立論愈下者則又崇奬漢唐比附三代以便其

計功謀利之私二說並立高者陷於空無下者溺於
卑陋其害豈淺淺哉先生力排之俾不至亂吾道以
惑天下於是學者靡然向之先生教人以大學語孟
中庸爲入道之序而後及諸經以爲不先乎大學則
無以提綱挈領而盡語孟之精微不參之以論孟則
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旨趣然不會其極於中
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
天下之事哉其於讀書也必使之辨其音釋正其章
句玩其辭求其義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難知平心易
氣以聽其所自得然爲已務實辨别義利毋自欺謹

其獨之戒未嘗不三致意焉葢亦欲學者窮理反身而持之以敬也從遊之士迭誦所習以質其疑意有未喻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倦問有未切則反復戒之而未嘗隱務學篤則喜見於言進道難則憂形于色講論經典商畧古今率至夜半雖疾病支離至諸生問辨則脫然沉痾之去體一日不講學則惕然常以爲憂摳衣而來遠自川蜀文詞之傳流及海外至於

亦知慕其道竊問其起居窮鄉晚出家蓄其書私淑諸人者不可勝數先生既沒學者傳其書信其道者益衆亦足以見理義之感於人者深矣繼往聖

將徵之緒啓前賢未發之機辨諸儒之得失闢異端之詖謬明天理正人心事業之大又孰有加於此者至若天文地志律曆兵機亦皆洞究淵微文詞字畫騷人才士疲精竭神常病其難至先生未嘗用意而亦皆動中規繩可爲世法是非資禀之異學行之篤安能事事物物各當其理各造其極哉學脩而道立德成而行尊見之事業者又如此秦漢以來迂儒曲學既不足以望其藩墻而近代諸儒有志乎孔孟周程之學者亦豈能以造其閫域哉嗚呼是殆天所以相斯文篤生哲人以大斯道之傳也先生疾且革手

爲書囑其子在與門人范念德黃榦尤拳拳以勉學
及修正遺書爲言翌旦門人侍疾者請教先生曰堅
苦問温公喪禮曰䟽畧問儀禮頷之已而正坐整冠
衣就枕而逝門人治喪者旣一以儀禮從事而訃告
所至從遊之士與夫聞風慕義者莫不相與爲位而
聚哭焉禁錮雖嚴有所不避也嗚呼天又胡不憗遺
以永斯道之傳而遽使後學失所依歸哉先生所著
書有易本義啓蒙著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
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詞集註
辨證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語孟集義孟子指要中庸

集畧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本朝名臣言行錄古今家祭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皆行於世先生著述雖多於語孟中庸大學尤所加意若大學論語則更定數四以至垂沒大學誠意一章乃其絕筆也其明道垂教拳拳深切如此楚詞集註亦晚年所作其愛君憂國雖老不忘通鑑綱目僅能成編每以未及脩補爲恨又嘗編次禮書用工尤苦竟亦未能脫藁所輯家禮世多用之然其後亦多損益未暇更定平生爲文則季子在類次之矣生徒問答則後与李道傳嘗裒輯鋟版未備也娶劉氏追封

碩人白水草堂先生之女草堂即常齋所屬以從學
者也其卒以乾道丁酉其葬以祔穴按令人劉氏以淳熙三年丙申
卒次年丁酉二月葬乾道間無丁酉疑誤子三人長塾先十年卒次埜廸
功郎監湖州德清縣戶部新市犒賞酒庫後十年亦
卒季在承議郎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女五
人壻儒林郎靜江府臨桂縣令劉學古奉議郎主管
亳州明道宮黃幹進士范元裕仲季二人亦早卒孫
男七人鑑鉅銓鐸鋌鉉鑄鉅從政郎新差監行在雜
買務雜賣場門銓從事郎融州司法參軍鑑廸功郎
新避差克廣西經畧安撫司準備差遣餘業進士女

九人壻承議郎主管華州雲臺觀趙師夏進士葉韜甫周巽亨鄭宗亮黃輅從政郎紹興府會稽縣丞趙師䂓黃慶臣李公玉曾孫男六人淵洽潛濟濬澄女七人先生沒有年矣狀其行者未有所屬筆在以幹從學日久俾任其責先生旣不假是而著幹之識見淺陋言語卑弱又不足模倣萬一追思平日步趨謦欬則悲愴哽咽不忍書亦不忍忘也竊聞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得統之正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

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絶至先生而始著蓋千有餘年之間孔孟之徒所以推明是道者既已煨燼殘闕離析穿鑿而微言幾絶矣周程張子崛起於斯文湮塞之餘人心蠹壞之後扶持植立厥功偉然未及百年踳駁尤甚先生出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日月中天昭晰呈露則摭其言行又可畧歟輙採同志之議敬述世系爵里出處言論與夫學問道德行業人之所共知者而又私竊以道統之著者終之以俟知德者考焉謹狀

嘉定十四年正月　日門人奉議郎主管亳州明

道宮黃榦狀

行狀之作非得已也懼先生之道不明而後世傳者之訛也追思平日之聞見參以叙述奠誄之文定爲草藁以諗同志反復詰難一言之善不敢不從然亦有參之鄙意而不敢盡從者不可以無辨也有謂言貴含蓄不可太露文貴簡古不可太繁者夫工於爲文者固能使之隱而顯簡而明是非愚陋所能及也顧恐名曰含蓄而未免於晦昧名曰簡古而未免於艱澁反不若詳書其事之爲明白也又有謂年月不必盡記辭受不必盡書者先

生之用舍去就實關世道之隆替後學之楷式年月必記所以著世變辭受必書所以明世教狀先生之行又豈可以常人比常體論哉又有謂告上之語失之太直記人之過失之太訐者責難陳善事君之大義人主能容於前而臣子反欲隱於後先生敢陳於當世而學者反欲諱於將來乎人之有過或具之獄案或見之章奏天下後世所共知而欲沒之可乎又有謂奏疏之文紀述太繁申請之事細微必錄似非行狀之體者古之得君行道有事實可紀則奏疏可以不述先生進不得用於

世其所可見者特其言論之間乃其規模之素則言與行豈有異耶事雖微細處得其道則人受其利一失其道則人受其害先生理明義精故雖細故區處條畫無不當於人心者則鉅與細亦豈有異耶其可辨者如此則其尤淺陋者不必辨也至於流俗之論則又以爲前輩不必深抑異學不必力排稱述之辭似失之過者孔門諸賢至謂孔子賢於堯舜豈以抑堯舜爲嫌乎孟子闢楊墨而比之禽獸衛道豈可以不嚴乎夫子嘗曰莫我知也夫又曰知德者鮮矣甚矣聖賢之難知也知不知

不足爲先生損益然使聖賢之道不明異端之說
滋熾是則愚之所懼而不容於不辨也故嘗太息
而爲之言曰是未易以口舌爭百年論定然後知
愚言之爲可信遂書其語以俟後之君子幹謹書

重刻朱子年譜卷之四

附錄

宋史道學本傳

道學之名古無是也三代盛時天子以是道爲政教大臣百官有司以是道爲職業黨庠術序師弟子以是道爲講習四方百姓日用是道而不知是故盈覆載之間無一民一物不被是道之澤以遂其性於斯時也道學之名何自而立哉文王周公既沒孔子有德無位既不能使是道之用漸被斯世退而與其徒定禮樂明憲章删詩修春秋讚易象討論墳典期使

三五聖人之道昭明於無窮故曰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孔子没曾子獨得其傳傳之子思以及孟子孟子没而無傳兩漢而下儒者之論大道察焉而弗精語焉而弗詳異端邪說起而乘之幾至大壞千有餘歲至宋中葉周敦頤出於舂陵始得聖賢不傳之學作太極圖說通書推明陰陽五行之理命於天而性於人者瞭若指掌張載作西銘又極言理一分殊之情然後道之大原出於天者灼然而無疑焉仁宗明道初年程顥及弟頤寔生及長受業周氏已乃擴大其所聞表章大學中庸二篇與語孟並行於是上自帝

王傳心之奧下至初學入德之門融會貫通無復餘蘊迄宋南渡新安朱熹得程氏正傳其學加親切焉大抵以格物致知爲先明善誠身爲要凡詩書六藝之文與夫孔孟之遺言顛錯於秦火支離於漢儒幽沉於魏晉六朝者至是皆煥然而大明秩然而各得其所此宋儒之學所以度越諸子而上接孟氏者歟其於世代之汚隆氣化之榮悴有所關係也甚大道學盛於宋宋弗究於用甚至有厲禁焉後之時君世主欲復天德王道之治必來此取法矣邵雍高明英悟程氏實推重之舊史列之隱逸未當今置張載後

張栻之學亦出程氏既見朱熹相與博約又大進焉
其他程朱門人考其源委各以類從作道學傳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徽州婺源人父松字喬年中
進士第胡世將謝克家薦之除秘書省正字趙鼎都
督川陜荆襄軍馬招松爲屬辟鼎再相除校書郎遷
著作郎以御史中丞常同薦除度支員外郎史館校
勘歷司勳吏部郎秦檜决策議和松與同列上章極
言其不可檜怒風御史論松懷異自賢出知饒州未
上卒熹幼頴悟甫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熹問曰
天之上何物松異之就傅授以孝經一閱題其上曰

不若是非人也嘗從羣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年十八貢于鄉中紹興十八年進士第主泉州同安簿選邑秀民充弟子員日與講說聖賢修己治人之道禁女婦之為僧道者罷歸請祠監潭州南嶽廟明年以輔臣薦與徐度呂廣問韓元吉同名以疾辭孝宗即位詔求直言熹上封事言聖躬雖未有過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朝政雖未有闕遺而修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利害休戚雖不可徧舉而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陛下毓德之初親御簡策不過諷誦文辭吟詠情性又頗留意於老子

釋氏之書夫記誦詞藻非所以探淵源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修攘之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誤之也夫金人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讎則不可和也明矣願斷以義理之公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數年之後國富兵强視吾力之强弱觀彼釁之淺深徐起而圖之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也欲斯民之得其所本

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今之監司姦贓狠藉肆虐以病民者莫非宰執臺諫之親舊賓客其已失勢者旣按見其交私之狀而斥去之尚在勢者豈無其人顧陛下無自而知之耳隆興元年復名入對其一言大學之道在乎格物以致其知陛下雖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嘗隨事以觀理卽理以應事是以舉措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免蔽欺平治之效所以未著其二言君父之讎不與共戴天今日所當爲者非戰無以復讎非守無以制勝且陳古先聖王所以強本折衝威制遠人之道時相湯思退方倡和議除

熹武學博士待次乾道元年促就職既至而洪适爲
相復主和論不合歸三年陳俊卿劉珙薦爲樞密院
編修官待次五年丁內艱六年工部侍郎胡銓以詩
人薦與王庭珪同召以未終喪辭七年旣免喪復名
以祿不及養辭九年梁克家相申前命又辭克家奏
熹屢召不起宜蒙褒錄執政俱稱之上曰熹安貧守
道廉退可嘉特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熹以求
退得進於義未安再辭淳熙元年始拜命二年上欲
奬用廉退以勵風俗龔茂良行丞相以熹名進除秘
書郎力辭且以手書遺茂良言一時權倖羣小乘間

譏毀乃因熹再辭即從其請主管武夷山冲佑觀五
年史浩再相除知南康軍降旨便道之官熹再辭不
許至郡興利除害值歲不雨講求荒政多所全活訖
事奏乞依格推賞納粟人間請郡學引進士子與之
講論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爲學規俾守之
明年夏大旱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遂上疏言
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
以立紀綱蓋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
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有所繫而立君
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

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上以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說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於私暬之鄙態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爲引援擢寘淸顯所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謂宰相師傅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入其門牆承望其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齪齪自守而未嘗

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論者乃能略警逐其徒黨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正言以擣其囊橐窟穴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一二人之門名為陛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埶其柄且云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之知上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為亡也熹以疾請祠不報陳俊卿以舊相守金陵過闕入見薦熹甚力宰相趙雄言於上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愈衆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

自見矣上以爲然乃除熹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公事旋錄救荒之勞除直秘閣以前所奏納粟人未推賞辭會浙東大饑宰相王淮改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卽日單車就道復以納粟人未推賞辭職名納粟賞行遂受職名入對首陳災異之由與修德任人之說次言陛下卽政之初蓋嘗選建英豪任以政事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奉燕閒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又慮其勢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已也則時聽外廷之論將以

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陛下既未能循天理公
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兼
聽士大夫之言以爲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
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既莊而難親
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嬖側媚之態既足以蠱
心志其胥吏狡獪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是以雖欲微
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采公論而士大夫
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借
力於所重以爲竊位固寵之計日往月來浸淫耗蝕
使陛下之德業日隳綱紀日壞邪佞充塞貨賂公行

兵愁民怨盜賊間作災異數見饑饉薦臻羣小相挻
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有陛下了無所得而顧乃獨
受其弊上爲動容所奏凡七事其一二事手書以防
宣洩熹始拜命卽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則
客舟之米已輻輳熹日鈎訪民隱按行境內單車屏
徒從所至人不及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
所部肅然凡丁錢和買役法榷酤之政有不便於民
者悉釐而革之於救荒之餘隨事處畫必爲經久之
計有短熹者謂其疏於爲政上謂王淮曰朱熹政事
却有可觀熹以前後奏請多所見抑幸而從者率稍

緩後時蝗旱相仍不勝憂憤復奏言爲今之計獨有
斷自聖心沛然發號責躬求言然後君臣相戒痛自
省改其次惟有盡出內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爲收
羅之本詔戸部免徵舊負詔漕臣依條檢放租稅詔
宰臣沙汰被災路分州軍監司守臣之無狀者遴選
賢能責以荒政庶幾猶足下結人心消其乘時作亂
之意不然臣恐所憂者不止於饑殍而將在於盜賊
蒙其害者不止於官吏而上及於國家也知台州唐
仲友與王淮同里爲姻家吏部尚書鄭丙侍御史張
大經交薦之遷江西提刑未行熹行部至台訟仲友

者紛然按得其實章三上淮匿不以聞熹論愈力仲友亦自辨淮乃以熹章進呈上令宰屬看詳都司陳庸等乞令浙西提刑委清强官究實仍令熹速往旱傷州郡相視熹時留台未行旣奉詔益上章論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江西新命以授熹辭不拜遂歸且乞奉祠時鄭丙上疏詆程氏之學且以沮熹淮又擢太府寺丞陳賈爲監察御史賈面對首論近日搢紳有所謂道學者大率假名以濟僞願考察其人擯棄勿用葢指熹也十年詔以熹累乞奉祠可差主管台州崇道觀旣而連奉雲臺鴻慶之祠者五年十

四年周必大相除熹提點江西刑獄公事以疾辭不許遂行十五年淮罷相遂入奏首言近年刑獄失當獄官當擇其人次言經總制錢之病民及江西諸州科罰之弊而其末言陛下即位二十七年因循荏苒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酧聖志嘗反覆思之無乃燕閒蠖濩之中虛明應物之地天理有所未純人欲有所未盡是以爲善不能克其量除惡不能去其根一念之頃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交戰於其中故體貌大臣非不厚而便嬖側媚得以深被腹心之寄寤寐英豪非不切而柔邪庸繆得以久竊廊廟之權非不

樂聞公議正論而有時不容非不堅讒說殄行而未免誤聽非不欲報復陵廟讎恥而未免畏怯苟安非不愛養生靈財力而未免歎息愁怨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必謹而察之此爲天理耶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充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閼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所欲爲無不如志矣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爲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戒勿以爲言熹曰吾

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及奏上曰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不復以州縣爲煩也時曾覿已死王抃亦逐獨內侍甘昪尚在熹力以爲言上曰昪乃德壽所薦爲其有才耳熹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翌日除兵部郎官以足疾丐祠本部侍郎林栗嘗與熹論易西銘不合劾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緒餘謂之道學所至輒携門生數十人妄希孔孟歷聘之風邀索高價不肯供職其僞不可掩上曰林栗言似過周必大言熹上殿之日足疾未瘳勉强登對上曰朕亦見其跛曳左

補闕薛叔似亦奏援熹乃令依舊職江西提刑太常博士葉適上疏與栗辨謂其言無一實者謂之道學一語無實尤甚往日王淮表裏臺諫陰廢正人蓋用此術詔熹昨入對所論皆新任職事朕亦諒其誠復從所請可疾速之任會胡晉臣除侍御史首論栗執拗不通喜同惡異無事而指學者爲黨乃黜栗知泉州熹再辭免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未踰月再召熹又辭始熹嘗以爲口陳之說有所未盡乞具封事以聞至是投匭進封事曰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支無一毛一髮不受病

者且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爲陛下言之大
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
紀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古先聖
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是以建師保之官列諫諍之
職凡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
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
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
其毫髮之私陛下所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果有
如此之功乎所以修身齊家而正其左右果有如此
之效乎宮省事禁臣固不得而知然爵賞之濫貨賂

之流閭巷竊言久以不勝其籍籍則陛下所以修之
家者恐其未有以及古之聖王也至於左右便嬖之
私恩遇過當往者淵覬說抃之徒勢焰熏灼傾動一
時今已無可言矣獨有前日臣所面陳者雖蒙聖慈
委曲開譬然臣之愚竊以爲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
命供掃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
於內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臣聞
之道路自王抃既逐之後諸將差除多出此人之手
陛下竭生靈膏血以奉軍旅顧乃未嘗得一溫飽是
皆將帥巧爲名色奪取其糧肆行貨賂於近習以圖

進用出入禁闥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爲欺弊以至於此而陛下不悟反寵暱之以是爲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者未能及古之聖王又明矣至於輔翼太子則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宮僚之選號爲得人而能稱其職者蓋已鮮矣而又時使邪佞儇薄闒冗庸妄之輩或得參錯於其間所謂講讀亦姑以應文備數而未聞其有箴規之效至於從容朝夕陪侍遊燕者又不過使臣宦者數輩而已師傅賔客既不復置而詹事庶子有名無實其左右春

坊遂直以使臣掌之旣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
義之心又無以防其戲慢媟狎奇衺雜進之害宜討
論前典置師傅賓客之官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
庶子各復其職至於選任大臣則以陛下之聰明豈
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以任哉
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直
以一念之間未能徹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
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爲輔
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
選擇之際常先排擯此等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日

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决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第一流矣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則今日宫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窟穴盤據於其間而陛下目見耳聞無非不公不正之事則其所以薰蒸銷鑠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疾惡之意不深其害已有所不可勝言者矣及其作姦犯法則陛下又未能深割私愛而付諸外廷之議論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正於上風俗

頹弊於下其爲患之日久矣而渕中爲尤甚大率習爲軟美之態依阿之言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爲得計甚者以金珠爲脯醢以契劵爲詩文宰相可啗則啗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恥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羣議衆排指爲道學而加以矯激之罪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昔時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其身而後已此豈治世之事哉至於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則自虞允文之爲相也盡取版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爲歲終羨餘之

數而輸之內帑頗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掛欠空載薄籍不可催理者撥還版曹以爲內帑之積將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須然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爲私貯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在亾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其幾何矣而曷嘗聞其能用此錢以易敵人之首如太祖之言哉徒使版曹經費闕乏日甚督促日峻以至廢去祖宗以來破分良法而必以十分登足爲限以爲未足則又造爲比較監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誘脅之於是中外承

風競爲苛急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也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掊尅士卒以殖私利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蘄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即以付之軍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堪任將帥然後具奏牘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等級推先案牘具備則誠以爲公薦而可以得人矣而豈知其論價輸錢已若晩唐之債帥哉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其選置之方乖刺如此則彼智勇材略之人孰肯抑心下首於宦官宮妾之門而陛下之所得以爲將帥者皆庸夫走卒而猶望其脩明軍政激

勸士卒以彊國勢豈不誤哉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欲憊精勞力以求正夫六者亦將徒為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為矣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熹力辭除祕閣修撰奉外祠光宗即位再辭職名仍舊直寶文閣降詔獎諭居數月除江東轉運副使以疾辭改知漳州奏除屬縣無名之賦七百萬減經總制錢四百萬以習俗未知禮采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

教子弟土俗崇信釋氏男女聚僧廬爲傳經會女不嫁者爲庵舍以居熹悉禁之常病經界不行之害會朝論欲行泉汀漳三州經界熹乃訪事宜擇人物及弓量之法上之而土居豪右侵漁貧弱者以爲不便沮之宰相留正泉人也其里黨亦多以爲不可行布衣吳禹圭上書訟其擾人詔且需後有旨先行漳州經界明年以子喪請祠時史浩入見請收天下人望乃除熹秘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熹再辭詔論撰之職以寵名儒乃拜命除荆湖南路轉運副使辭漳州經界竟報罷以言不用自劾除知靜江府辭主管

南京鴻慶宮未幾差知潭州力辭黃裳爲嘉王府翊善自以學不及熹乞召爲宮僚王府直講彭龜年亦爲大臣言之留正曰正非不知熹但其性剛恐到此不合反爲累耳熹方再辭有旨長沙巨屏得賢爲重遂拜命會洞獠擾屬郡熹遣人諭以禍福皆降之申勅令嚴武備戢姦吏抑豪民所至興學校明教化四方學者畢至寧宗即位趙汝愚首薦熹及陳傅良有旨赴行在奏事熹行且辭除煥章閣待制侍講辭不許入對首言乃者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紹丕圖可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不失其正自頃至今三月

矣或反不能無疑於逆順名實之際竊爲陛下憂之猶有可誘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懷此則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也克未嘗求位之心以盡負罪引慝之誠克未嘗忘親之心以致溫凊定省之禮而大倫正大本立矣復面辭待制侍講上手劄卿經術淵源正資勸講欠對之職勿復牢辭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遂拜命會趙彥逾按視孝宗山陵以爲土肉淺薄下有水石孫逢吉覆按乞別求吉兆有旨集議臺史憚之議中輟熹竟上議狀言壽皇聖德衣冠之藏當博訪名

山不宜偏信臺史委之水泉沙礫之中不報時論者
以爲上未還大內則名體不正而疑議生金使且來
或有窺伺有旨修葺舊東宮爲屋三數百間欲徙居
之熹奏疏言此必左右近習倡爲此說以誤陛下而
欲因以遂其姦心臣恐不惟上帝震怒災異數出正
當恐懼修省之時不當興此大役以咈譴告警動之
意亦恐畿甸百姓饑餓流離阽於死亾之際或能怨
望忿切以生他變不惟無以感格太上皇帝之心以
致未有進見之期亦恐壽皇在殯因山未卜几筵之
奉不容少弛太皇太后皇太后皆以尊老之年煢然

在憂苦之中晨昏之養尤不可闕而四方之人但見陛下亟欲大治宮室速得成就一旦翩然委而去之以就安便六軍萬民之心將有扼腕不平者矣前監未遠甚可懼也又聞太上皇后懼怍太上皇帝聖意不欲其聞太上之稱又不欲其聞內禪之說此又慮之過者殊不知若但如此而不爲宛轉方便則父子之間上怨怒而下憂恐將何時而已父子大倫三綱所繫久而不圖亦將有借其名以造謗生事者此又臣之所大懼也願陛下明詔大臣首罷修葺東宮之役而以其工料回就慈福重華之間草創寢殿一二

十間使粗可居若夫過宮之訃則臣又願陛下下詔自責減省輿衛入宮之後暫變服色如唐肅宗之改服紫袍執控馬前者以伸負罪隱慝之誠則太上皇帝雖有忿怒之情亦且霍然消散而懽意浹洽矣至若朝廷之紀綱則臣又願陛下深詔左右勿預朝政其實有勲庸而所得褒賞未愜衆論者亦詔大臣公議其事稽考令典厚報其勞而凡號令之弛張人才之進退則一委之二三大臣使之反復較量勿循已見酌取公論奏而行之有不當者繳駁論難擇其善者稱制臨决則不惟近習不得干預朝權大臣不得

專任己私而陛下亦得以益明習天下之事而無所疑於得失之算矣若夫山陵之卜則願黜臺史之說別求草澤以營新宮使壽皇之遺體得安於內而宗社生靈皆蒙福於外矣疏入不報然上亦未有怒熹意也每以所講編次成帙以進上亦開懷容納熹又奏勉上進德云願陛下日用之間以求放心爲之本而於玩經觀史親近儒學益用力焉數名大臣切劘治道羣臣進對亦賜温顏反覆詢訪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因以察其人才之邪正短長庶於天下之事各得其理熹奏禮經敕令子爲父嫡孫

承重爲祖父皆斬衰三年嫡子當爲其父後不能襲位執喪則嫡孫繼統而代之執喪自漢文短喪歷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爲父且然則嫡孫承重可知人紀廢壞三綱不明千有餘年莫能釐正壽皇聖帝至性自天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用大布所宜著在方册爲萬世法程間者遺詔初頒太上皇帝偶違康豫不能躬就喪次陛下以世嫡承大統則承重之服著在禮律所宜遵壽皇已行之法一時倉卒不及詳議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不惟上違禮律且使壽皇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竊痛之然旣往之

失不及追改有將來啓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會孝宗祔廟議宗廟迭毀之制孫逢吉曾三復首請併祧僖宣二祖奉太祖居第一室祫祭則正東向之位有旨集議僖順翼宣四祖祧主宜有所歸自太祖皇帝首尊四祖之廟治平間議者以世數寖遠請遷禧祖於夾室後王安石等奏僖祖有廟與稷契無異請復其舊時相趙汝愚雅不以復祀僖祖爲然侍從多從其說吏部尚書鄭僑欲且祧宣祖而祔孝宗熹以爲藏之夾室則是以祖之主下藏於子孫之夾室神宗復奉以爲始祖已爲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所

謂有其舉之而莫敢廢者乎又擬爲廟制以辨以爲
物豈有無本而生者廟堂不以聞即毀撤僖宣廟室
更創別廟以奉四祖始寧宗之立韓侂胄自謂有定
策功居中用事熹憂其害政數以爲言且約吏部侍
郎彭龜年共論之會龜年出護使客熹乃上疏斥言
左右竊柄之失在講筵復申言之御批云憫卿耆艾
恐難立講以除卿宮觀汝愚袖御筆還上且諫且拜
內侍王德謙徑以御筆付熹臺諫爭留不可樓鑰陳
傅良旋封還錄黃脩注官劉光祖鄧驛封章交上熹
行被命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辭尋除知江陵

府辭仍乞追還新舊職名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
南京鴻慶宫慶元元年初趙汝愚既相收召四方知
名之士中外引領望治熹獨惕然以侂胄用事爲慮
既屢爲上言及數以手書啓汝愚當用厚賞酬其勞
勿使得預朝政有防微杜漸謹不可忽之語汝愚方
謂其易制不以爲意及是汝愚亦以誣逐而朝廷大
權悉歸侂胄矣熹始以廟議自劾不許以疾再乞休
致詔辭職謝事非朕優賢之意依舊祕閣脩撰二年
沈繼祖爲監察御史誣熹十罪詔落職罷祠門人蔡
元定亦送道州編管四年熹以年近七十申乞致仕

五年依所請明年辛年七十一疾且革手書屬其子在及門人范念德黃榦拳拳以勉學及脩正遺書爲言翌日正坐整衣冠就枕而逝熹登第五十年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朝纔四十日家故貧少依父友劉子羽寓建之崇安後徙建陽之考亭簞瓢屢空晏如也諸生之自遠而至者豆飯藜羹率與之共往往稱貸於人以給用而非其道義則一介不取也自熹去國侂胄勢益張何澹爲中司首論專門之學文詐沽名乞辨眞僞劉德秀仕長沙不爲張栻之徒所禮及爲諫官首論留正引僞學之罪僞學之稱蓋自此始太

常少卿胡紘言比年僞學猖獗圖爲不軌望宣諭大臣權住進擬遂名陳賈爲兵部侍郎未幾熹有奪職之命劉三傑以前御史論熹汝愚劉光祖徐誼之徒前日之僞黨至此又變而爲逆黨卽日除三傑右正言右諫議大夫姚愈論道學權臣結爲死黨窺伺神器乃命直學士院高文虎草詔諭天下於是攻僞學日急選人余嚞上書乞斬熹方是時士之繩趨尺步稍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從遊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遊市肆以自別其非黨而熹日與諸生講

學不休或勸其謝遣生徒者笑而不荅有籍田令陳景思者故相康伯之孫也與侂胄有姻連勸侂胄勿爲已甚侂胄意亦漸悔熹既没將葬言者謂四方僞徒期會送僞師之葬會聚之間非妄談時人短長則繆議時政得失望令守臣約束從之嘉泰初學禁稍弛二年詔熹已致仕除華文閣待制與致仕恩澤後侂胄死詔賜熹遺表恩澤謚曰文尋贈中大夫特贈寳謨閣直學士理宗寳慶三年贈太師追封信國公改徽國始熹少時慨然有求道之志父松病亟嘗囑熹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冲三人學

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三人謂胡憲劉勉之劉子翬也故熹之學旣博求之經傳復徧交當世有識之士延平李侗老矣嘗學於羅從彥熹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其爲學大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爲主嘗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册聖經之旨不明而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所著書有易本義啓蒙蓍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辭集註辨證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義孟子指要

中庸輯略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皆行於世熹没朝廷以其大學語孟中庸訓說立於學官又有儀禮經傳通解未脫藁亦在學官平生爲文凡一百卷生徒問荅凡八十卷別錄十卷理宗紹定末秘書郎李心傳乞以司馬光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顥程頤朱熹七人列於從祀不報淳祐元年正月上視學手詔以周張二程及熹從祀孔子廟黃榦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

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
程張子繼其絕至熹而始著識者以爲知言熹子在
紹定中爲吏部侍郎

重刻朱子年譜卷之四終

重刻朱子年譜卷之五

附錄

歷代褒典

宋

寧宗嘉泰二年學禁稍弛詔朱熹可華文閣待制特與致仕恩澤是時朱子卒已三年守臣不以聞朝廷猶以生存命之

嘉定元年戊辰十月詔賜謚與遺表恩澤開禧三年侂胄伏誅凶徒憸黨悉已斥戮至是年十月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朱熹特與賜謚令有司議定申

奏仍依條與遺表恩澤右劄付禮部太常寺
嘉定二年詔朱熹賜謚曰文　謚議曰三才定位非
道無與立也儒者之學所以講明大道正人事之
綱常而參天地之化育故世之治亂常視道之隆
汙若饑者之食必以穀粟寒者之衣必資桑麻不
可易也自周衰正學不明道術分裂急功利者昧
本原其流爲申韓尚清虛者忘實用其弊爲莊老
孔孟生乎其時躬履是道既與其徒辯問講究又
著而爲書使後世有傳焉然轍環天下詆毀困阨
至老而不獲用身死而後其道始明是何不能取

信於當時而乃獲伸於後世邪蓋眞僞之相奪固不容以口舌勝而枉巳直人者又聖賢之所不爲也百年之後愛憎泯而是非定則謗毀熄而公議行矣至漢之楊雄隋之王通唐之韓愈學孔孟者也其出處通塞大抵皆然故待制侍講朱公自少有志斯道既仕志愈篤累辭召請益得以涵養所學其後不獲命亦屢位于朝分符持節于外而類多齟齬不合主上龍飛擢侍經筵未幾力排權臣而逐去尋以論者詆爲僞學奪職而公亦繼以下世矣權臣既誅聖化日新乃還舊職特命賜謚以

公之學曾不究用於平生而僅昭白於身後豈其儒者之道固不能以苟合而亦不可以終泯蓋異時而同符也謹按謚法道德博聞曰文廉公方正曰忠惟公躬履純誠潛心問學近承伊洛遠接洙泗自格物致知閑邪存誠以爲踐履之實用功於不睹不聞之際加省於日用常行之間及行著而習察德新而理明然後明聖賢蘊奧之旨救清談功利之偏訓釋諸經平實坦明使後學有所依據居鄉則信於朋友而有講切之功居官則信於吏民而以教化爲務非道德博聞之謂乎勤恤民隱

如恐傷之奏減横賦修舉荒政爲民有請不避煩瀆必使實惠下究任部使則糾發吏姦不撓於權勢雖忤時必得其職乃巳至於立朝則從容奏對極言無隱剴切論疏發於至誠方權臣初得志竊弄威福知其漸不可長禍且及天下抗章極論繼於講筵密奏雖知取禍弗顧也非廉方公正之謂乎彼詞章制作兼備衆體雄深雅健追並古作亦可以爲文矣而未足爲道德慱聞之文也彼盡心獻納隨事規拂或抗直以揚名或削藁而歸美亦可以爲忠矣而未必皆廉方公正之忠也曰文與

忠惟公足以當之而無愧合是二者以定公行傳之天下與來世庶乎久而益信謹議嘉定二年大學博士章倈

上覆議曰謚古也復謚非古也謚法曰謚生於行者也茍當於其行一字足矣奚復哉故侍講朱公沒於爵未得謚上以公道德可謚下有司議所以謚謹獻議曰六經聖人載道之文也孔氏沒子思孟軻更述其遺言以待斯世文幸未墜漢末諸儒采收以資文墨鄭司農王輔嗣輩又老死訓詁謂聖人之心眞在句讀而已隋唐間河汾講學巳不涉聖賢閫奧韓愈氏復出特其文近道爾蓋孔氏

之道賴子思孟軻而明子思孟軻之死明者復晦由漢而下闇如也及本朝而又明濂溪横渠剖其幽二程子宿其光程氏之徒噓其焰至公聖道粲然矣公之學以誠持中敬持外其於書舍六籍則諸子曲說不得干其思其於道不敢深索也恐入乎幽不敢過求也恐汩其統讀書初貫穿百氏終也縮以聖人之格言自近而入微由傳而歸約原心於眇忽析理於錙銖采衆說之精而遺其粗集諸儒之粹而去其駁嗚呼醇矣哉孟氏以來不多有也公中科第猶少也薄游徑隱閉門潛思朝廷

毋以好官召公莫能屈不得已而出惟恐去之不早自官簿書考者九而閒居者四十餘年山林之日長問學之功深也平居與其徒磨切講貫皆道德性命之言忠敬孝愛之事由公學者必行已莊與人信居則安貧而樂道仕則尊君而憂民重名節而愛出處合於古而背於時若此者眞公之學也嗚呼師友道喪人各自是公力扶聖緒本末宏闊而弄筆墨小技者以爲迂癯於山澤與世無競而汨沒朝市者以爲矯自童至耄動以禮法而跅弛於繩墨者媚以爲誕世嘗以是病孔孟矣公何

恨焉初太常議以文忠謚公按公在朝之日淺正
主庇民之學鬱而不施而著書立言之功尤暢于
後合文與忠謚公似矣而非也有功於斯文而謂
之文簡矣而實也本朝歐蘇不得謚文而得者乃
楊大年王介甫介甫經學非醇也其事業亦有可
恨楊公正復文士爾文乎豈是之謂乎世多評韓
愈爲文而非也原道謂軻之死不得其傳斯言也
程子與之公晩爲韓文立考異一書豈其心亦有
合歟請以韓子之謚謚公謹議尚書吏部員外郎兼考功郎官劉彌
正上奉
聖旨依

嘉定三年庚午五月贈中大夫寶謨閣直學士
理宗寶慶三年丁亥正月贈太師追封信國公御批
云朕每觀朱熹所著論語中庸大學孟子注解發
揮聖賢之蘊羽翼斯文有補治道朕方厲志講學
緬懷典刑深用歎慕可特贈太師追封信國公謚
如故誥詞云天之未喪斯文以方冊之具在書者
所以載道歷古今而罕明惟我朱之化成有二程
之傑出雖博極羣經而窮理必提挈要指以示人
故於論語大學之傳與夫子思孟軻之作常誨人
而不倦俾學者之易知沿襲既訛本眞浸失嗣興

道統允屬儒先具位熹極高明而道中庸多聞見
而守卓約凡六籍悉爲之論述於四書尤致於精
詳紛然衆說之殊折以聖人之正朕自親學問灼
見淵源常三復於遺編知有補於治道載惟一節
歷事四朝早錫□□晚登㝷從始終之際待遇弗
渝然而學士隆名慱聞美謚備舉當時之茂典未
充列聖之盛心是用析圭五等之尊定位三公之
冠申加禮贈式究前猷噫身沒言存所恨丘原之
難起源深澤遠實同義理之無窮尚其不忘歆此
嘉命王堅行郊禮推封制云肇祀南郊已訖泰壇之

禮推恩邇列爰申禰廟之褒式重典刑用昭愍錫
具位熹心潛列聖德配前修家有成書發千古不
傳之秘戸多滿屨為四方來學之宗聽白首於禁
塗敷孤忠於講席雖用之不盡莫紓經濟之懷然
仰之愈尊洊厚推崇之典茲繇令子克相精禋適
當竣事之初宜舉因心之教維垣極品已增松檟
之春廣信稱公不改封疆之舊諒惟英識克對殊
休陳卓行　寶慶三年正月　日
紹定三年庚寅九月改封徽國公用鄒兖例也誥詞
云饗明堂而霈澤具有彝章謂故國以移封式尊

儒道昔屢舉褒揚之典兹再疏追禨之恩恭茂宗
工若時明訓具位熹傳孔孟之學抱伊傅之才請
道以致知格物爲先歷萬世而無弊著書以辨邪
與正爲本關百聖而不惑阜陵知之而有廉靜之
褒寧廟用之而賴論思之益非漢唐諸子所可擬
議於伊洛二老尤能發揮肆予訪落止之初深有
不同時之恨每閱四書之奧旨允爲庶政之良規
雖已加禮贈之崇然未盡憲章之善適逢禋歲載
錫嘉名爵之父母之邦位以公師之品豈專匯故
式表敎忠噫指書社而封斯道遂明於今日即桐

鄉而祀厥光復異於前聞有赫其靈尚淑爾後

行

紹定三年九月　日

嘉熙二年建寧守臣王埜創建朱子祠請於朝御書

建安書院額扁賜之

淳祐元年辛丑正月詔以朱熹從祀孔子廟庭

淳祐四年詔改滄洲精舍爲考亭書院御書額扁賜

之

淳祐六年徽州守臣韓補徙朱子祠于江東道院故

址御書紫陽書院額扁賜之

度宗咸淳元年九月命宰執訪司馬光蘇軾朱熹後

人之賢者以聞

咸淳五年詔婺源祠所稱文公闕里繡使方逢辰書

額

元

世祖至元元年三月婺源知州干文傳請于朝得旨

刱立徽國文公之廟

順帝至正二十一年十二月追謚父韋齋曰獻靖公

告詞云考德而論時灼見風標之峻觀子而知父

追聞詩禮之傳久閟幽堂丕昭公論故宋左丞議

郎守尚書吏部員外郎兼史館校勘累贈通議大

夫朱松仕不躁進德合中行遡鄒魯之淵源式開
來學闡圖書之蘊奧妙契玄機奏對雖忤於權姦
嗣續篤生於賢哲化民成俗著書滿車既繼志述
事之光前何節惠易名之孔後才高弗展嗟沈滯
於下僚道大莫容竟昌明於永世神靈不昧休命
其承可謚獻靖公至正二十一年十二月　日
至正二十二年二月改封齊國公誥詞云聖賢之蘊
載諸經義理實明於先正風節之厲垂諸世褒崇
豈間於異時不有鉅儒孰膺寵數故宋華文閣待
制累贈寶謨閣直學士太師追封徽國公謚文朱

熹挺生異質蚤擢科名試用於郡縣而善政孔令
迴翔於館閣而直言無隱權姦屢擯志慮不回著
書立言嘉乃簡編之富愛君憂國負其經濟之長
正學久達於中原渙號申行於仁廟詢諸僉議宜
易故封國啓營丘爰錫太公之境士壤鄒洙泗尚
覩尼父之宮牆緬想英風載欽新命可追封齊國
公餘並如故至正二十二年二月　日

明

英宗正統四年奉禮部勘合據順天府推官徐郁奏
准行令縣每年於均徭戶內僉點二戶看守朱子

祠廟

景帝景泰六年詔以朱子建安九世嫡長孫梴世襲
翰林院五經博士以奉祭祀婺源守祠九世孫楙
送國子監讀書
景泰七年奉禮部勘合內一件崇祀事該傳奉聖旨
顏子孟子程明道程伊川朱文公恁禮部行所在
有司與他整理祠堂如原有的修理無的蓋造務
要時常修飾不許損壞春秋猪羊致祭
景泰七年欽降建安致祭朱子祝文某年月日曾孫
翰林院五經博士某祗奉朝命昭告于先祖太師

徽國文公曰惟公德盛仁熟理明義精布諸方冊
啓我後人屬兹仲春秋謹以牲帛醴儀用申常祀
尚享
景泰七年朱子八世孫朱泗奏乞以文公門人黃榦
蔡沈劉鑰眞德秀陪祀本祠許之
憲宗成化十八年耆民汪貴奏請於歙縣紫陽書院
致祭許之
孝宗弘治十五年兵科給事中戴銑奏請行婺源修
理朱子祠廟并致祭許之
弘治十五年欽降婺源致祭朱子祠祝文某年月日

直隸徽州府婺源縣知縣某欽奉朝命致祭于宋
贈太師徽國文公朱先生公義理精微道德純備
闡揚聖學宗主斯文功冠諸儒教行百世鄉邦故
在風範攸存茲值仲春秋敬陳品物式修薦祀以
報明靈尚享

世宗嘉靖元年壬午詔以朱子守婺源祠十一世孫
墅蔭錄翰林院五經博士以奉祭祀時守臣張芹
等援孔氏曲阜例以請故也至今朱氏有兩博士
云

始建文公家廟記　元楊剛中

文公祠者即文公先世之遺基而構焉者也新安爲文公父母之邦婺源之遺居固在歲久而侵於鄰存者不丈尋甚而丘壟松楸俱爲所竊訴正無從公論齊奮知州事干侯授道來踐其官省憲交符委以訊決侯起家進士政特公艮承命趯然不頗不厲一問而舉得其情咸願歸疆以贖罪戾故雖倔彊大憝開隧致藏莫敢肆謾亦聽于奪積年隧翳一日而還凡屬見聞靡不諧懌侯方迅除擴其詳度其宜議買土以定其遷築祠以守其復於是汪君景周出州官族

思佐侯成權地等居輟界遷者又謂初基再徙成書院於州者皆吾祖吾父之力也復地建祠亦吾先志乃爲之相方畫址拓故有而弘之衙舉武者四十登其二以爲從因環四外以闡衢屹崇墉於三面華封對峙流碧橫馳畚築既崇甍桷加峻前門後室隆屋中居庭廡明修扉楯虛穆餙塗甃甓絢煥澄乎儀像既陳昭稱嚴祀水清井冽注槩肅如又買祭田爲畝三十舉田與墓一領之祠肇工於元統二年某月某日至明年某月某日告祭行禮以落其成且使來請願書其事於石以貽永久予惟文公之教既以徵乎

無倫被乎無垠侔高狀明加贊斯贅若斯祠之建則非干侯之賢不足以㤞舊非景周之力不足以圖新彼其以職導民而尚賢之不知聞訴而若不省者視干侯之見義踔發者爲何若又如大賢之流化出其鄉祖宗之丘墓託其地而乃竊埋啓塚以犯之者雖其心迷罔知革然使聞景周之發貲靡計專力而弗貸於人以成一州之所歸敬者寧不爲之汗流心悖無所容於天地耶蓋干侯之績於是而著而景周之襲輝三世起廢百年者亦曷可使之無彰也遂詳列其本末而顯書之而復系之以詩焉干侯名文傳官

爲奉議大夫吳郡人景周名鎬詩曰大賢之化膏溥
下弘可於其鄉而有丕承佀之攘之旣邈其往闢之
華之翕莫于罔靡逸無旋式懌爾然爾惰爾昏盍稽
其傳嗟爾州人來覲祠宇有揭孔揚宜爾終古州祠
旣閟州風其淳彼蹈匪人彼獨何人

復田記　元虞集

爲治於郡國者表先民於百世之上所以正民心之
趨嚮而開其敎思於無窮善其父兄君子之所爲所
以諷其子弟細民於易從也敦禮節尚名義厲廉耻
以變其鄙薄可得而書者今於徽之婺源見之婺源

文公朱子父母之邦也其先吏部在宋政和戊戌以上舍出身調建州政和尉丁艱服除調劒之尤溪歷靖康建炎至四年庚戌文公生焉亂亡未定涪湛莞庫以自給同郡張公敦頤教授於劒邀與還徽而吏部之來閩質其先業百畝以爲資歸則無以食也張矦請爲贖之計十年之入可以當其直而後以田歸朱氏癸亥吏部沒張矦以書慰文公於喪次而歸田焉既葬吏部於建之崇安丁卯公自建寧舉進士明年登第授同安簿紹興庚午省墓於婺源以其租入充省掃祭祀之用乾道巳丑丁母憂淳熙丙申歸省

故鄉松楸已傷於鄉人矣與鄉子弟講學於汪氏之敬齋修墓而去宋之將亡徽建阻於兵族人藏其契券而竊售之又見侵於富民而某丘某方父老猶識朱氏故物之所在也內附聖元將三十年朱氏之學徧天下而朱氏子孫志尚未足以復其舊五世從孫光訴於浙省閫憲者又將三十年而後兩府以屬婺源守臣前進士干侯文傳始復其宅基於城南請于朝得旨立徽國文公廟於其地則後至元乙亥三月八日也而田則未歸無以爲祭光又以爲言同知州事茶陵李祁之來亦進士也覈得田主名名與之議

三分其田償其賈之二歸其田之一約雖定賈錢無所從出其一亦未肯歸也歙士鮑魯卿聞廟之成也願割私田以供祭未果行而卒其子元康見吏民之紛紛思成父之志於是賣其私田若干與材木之山得爲中統鈔者一萬五千緡以贖舊田三分其賈得元直之二其一則歲收其租而還之滿其數而止既成約而田歸朱氏之廟矣今奉祀者文公五世孫勲謀諸守貳父兄邦人請置張鮑之祠於廟側張侯字養正卒官知衡州鮑文學字景曾而其田之畝數與其租入之數錄其券之副而刻諸碑陰云噫孔子之

居於魯也蓋有宅焉歷戰國秦項之暴魯人固相與護視之至於西都世之平治久矣諸侯王之世封魯者始欲壞之而其堂壁固在也神靈感之而止者豈有他哉共餘之心有所未安也共餘之土田周公魯公之土田也共餘之城郭周公魯公之城郭也時代雖殊爲其守者爲之主宅之廢興則有任其責者矣不然東阡西陌禾易長畝風雨霜露之變匪今斯今何獨於此惓惓乎賢者之所存固有係其沒世不忘者與張矦經營於文公父子之時鮑君以私財復田於朱子五世二百年之後故鄉之人孰無良心善性

哉干李二君可謂知爲治之本者矣傳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吾尚有觀於徽之爲鄒魯乎爲之來請記者其郡人懷慶文學程文余在奎章同館生也至正丁亥二月望前奎章閣侍書學士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虞集記

重建文公家廟記

明王禕

徽之婺源文公先生朱子父母之邦也先生之先家歙之黃墩唐天祐中八世祖制置公瓌以官留居婺源今縣東萬安鄉松巖里其世所居也蓋因吏部公當宋宣和建炎間歷建之政和劍之尤溪尉因葬其

親於政和而先生生於尤溪由是僑居建劍之間吏部之卒復葬建之崇安而先生遂定居於建矣先生於紹興戊辰旣登進士第至淳熙丙申屬于祠家食兩嘗歸婺源展省丘墓宗族而去當丙申之歸也先壠松楸已傷鄉人而與鄉之子弟講學於汪氏之敬齋則故居已不復存厥後事異而世殊故居之遺址亦非朱氏子孫之能有矣有元延祐戊午先生之四世孫甘肅儒學提舉林江淛儒學提舉彬偕來婺源省丘墓訪故居遺址悉爲他姓侵據於是移文本州令從孫光聽決其事久無定論光始訴于省憲至元

統甲戌而吳郡干侯文傳守是州兩府以其事諉之然後故址以復且請於朝用顏子孟子故宅立廟例立朱子家廟於其地得旨如所請而家廟以建廟成之歲爲後至元乙亥上距先生之歿一百三十六年矣然廟雖成而無田以爲祭朱氏故所有田畝久占於富民光復以爲言繼而茶陵李祈佐是州爲之經理而盡復之始得用其田入以供祀事而五世嫡孫勳實自建來歸奉祠爲至正壬辰州燬於寇廟亦不存甲午權知州事栝蒼葉侯景淵癸卯知州英六白侯謙兩嘗新之皆旋燬於兵燹今元年丁未金華程

侯斗南字彥梁爲守之明年州事旣簡乃議爲之重
建鄉之人士咸樂輸材薦工以欵助之爰卽故址以
基以構廟室中嚴門廡如列規制之備悉視其舊而
加整飭焉庀事於四月訖工於九月董其役而領祠
事者勳之子境也於是儒士王傳練順祖孫原善江
存張紹皆邑人以謂程侯之績不宜無述乃相與謀
屬禕爲文刻諸麗牲之石嗚呼自孔子而後曾子子
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
其絕至朱子而復明朱子之道固集聖賢之大成者
也厥今天下學宮以先生以爲通祀然其於婺源卽

孔子之曲阜闕里所在家廟建焉又所謂賢其賢親其親也歟先民有言盛德必百世祀况吾先生之道萬世所宗師朱子子孫修其歲事有引勿替固將世世而不忘若夫賢師帥崇尚教道而鰓鰓焉圖起其廢墜非知為治之本末者不及此也秉彝好德之心所同嗣為政者盍亦思所慕效也哉禕是用著其事以示後來若復田之事已具虞文靖所為記而茲并及之者以其有繫於廟事也洪武三年庚戌春正月

翰林待制承直郎編修官王禕謹記

重修文公家廟記

明汪仲魯

洪武八年秋七月徽州府通判方公戾止屬邑婺源下車即詣闕里謁拜徽國文公之廟顧瞻墻宇傾壞寢庭未立慨然歎曰文公之學大顯天下作則來世天朝須令禮式攸遵廟貌弗崇何以欽明祀而昭訓典矧厥考吏部公言行卓卓以啓丕休祀原先世廟宅所宜於是度地鳩工爰搆寢堂於廟庭之北首捐貲俸縣官士庶聞命歡趨發帑咸助選邑士程達道以董其事達道先輸廪餼以給羣工屋六楹中爲四龕爲若子孫奉高曾祖禰之所以行歲事蓋遵家禮之懿範也公去事息時宛陵唐矦來知縣事良是斯

畢力就厥緒邑士趙湜夙夜躬勤以督工役廟庭中
峙飾舊如新兩廡門墉支葺圮傾易腐裨缺堊塗丹
堊巍然炳煥嚴邃穆清士民瞻觀起敬起慕釋奠至
告愾然聲容之接僾然道德之在目也又詢求文公
遺像墨蹟鐫置廡下以訓示將來吁公與唐矦所以
正民心而導迪其趨嚮者可謂同符者矣載稽伊始
宋政和間吏部公宦于閩歷靖康建炎未得歸至四
年庚戌而文公生焉邑人張衡州敦頤經營吏部所
質田百畝歸之而吏部卒矣文公既葬吏部於建陽
歸婺源省墓以張氏所歸田租入充祭掃之費逮景

定咸淳間文公之學時所共崇錫命闕里宋之亡也
歲建阻兵故朱氏之遺址侵於居隣而田亦竊售於
族人矣有元至元乙亥州守于文傳因五世從孫光
之訴始復其地遂請於朝立徽國文公之廟其費悉
出於邑人汪鎬度地廣狹計屋材瓦以畀達民而使
地始復且給祭田三十畝於是田與墓地一頒於祠
而主其祠者文公五世孫勲也待制楊公剛中爲記
其事于石然其竊售之田則未歸焉至元丁丑光又
以爲言同知茶陵李祁覈實其田而價值之費則歙
鮑魯卿之子元康繼厥父志輸錢一萬五千緡田始

復歸於朱氏之廟記之者侍講學士虞文靖公集也
至正年間詔封公爲齊國公而吏部公錫謚獻靖王
辰兵變鞠爲荒墟歲戊戌冬聖天子肇基金陵命院
判汪同卽婺源城城浚隍始因故井經度基緒加弘
於昔蠲其租稅以奉祠事歲在甲辰州尹白謙爲屋
以棲神位朔望行禮又四年丁未後尹程斗南因按
察知事張允誠之言始剏今廟主其祠者前掌祠之
子境記之者待制王公禕也歷歲寖弊增修備制則
由今通判公而成公之志者實唐矦也嗚呼周轍東
遷孔鐸以鳴宋舟南渡朱子以生所以祖述憲章啓

廸後賢以立天地之心以植生民之命繼往聖之絕學開萬世之太平者道統攸存氣運所關不可誣也闕里故宅古井存焉吏部生而白氣起文公生而紫氣騰則斯文之興也容非天乎天定則能勝人而廟宅有待於郡邑之賢矦大夫世遠弗堙而終以興修於來世鄉民與感力就丕圖人心天理之不容終泯也如此昔也千矦拓地建廟則汪鎬以私力成之繼而李矦復其田畝則鮑元康以私帑濟之今公與唐矦載新寢庭內外完美以啓人心之向慕昭教化於無窮者固士庶之歡趨而程達道趙湜亦有以佐力

役焉斯役也不可以無紀述也遂以屬筆于仲魯弗敢辭公名本字叔文臨海人由起居注來官吾徽拳拳以敎化爲先務唐侯名廷禮宛陵之宣城人由進士舉任隴州判官轉知婺源者也洪武丙辰六月朔汪仲魯記

程朱闕里志序　明高攀龍

自昔大聖賢之生必有同道共德者出於其地相與左右後先以明其學撥天下之亂而反之治吾夫子生尼山顏曾思三大賢非出其家卽出其鄕七十二弟子大抵魯人爲多至孟氏道益大明而近聖人之

居又若是其近也豈偶然之故與孟氏之後聖學不傳千四百年重開於周子光大於程朱程夫子生洛朱夫子居閩人知三夫子洛閩相去之遥不知兩姓之祖同出歙又同出黃墩之撮土也天地之氣山河之靈鍾爲聖賢或發於一時一地或培其先世而發於異地異時葢上下千古不能幾見然則黃墩者固千古靈異所鍾而歙之最勝事也朱子而來四百餘年未有表其事者表之自趙誠之先生始方定之先生繼之而後歙矦劉公卽地剏祠焉太學趙君某誠之先生孫也乃博考旁搜舉凡有關三夫子者彙而

志之使新安人士開卷見三夫子也志成以鮑公中素教徵言攀龍攀龍何所知蓋嘗竊窺古今之槩矣三代而後聖王不作於是夫子出以六經治天下決是非定好惡使天下曉然知如是爲經常之道越志者欲有所肆焉民得執常道以格之故亂臣賊子不旋踵誅夷生民之類不至糜爛而無遺餘是六經者天之法律也順之則生逆之則死天下所以治而無亂亂而即治者以六經在也然漢唐之間儒者溺訓詁而傳六經之糟粕佛氏言心性而亂六經之精微傳其糟粕者言理而不本之心亂其精微者言心而

不本之理一則窮深極微而外於彝常日用一則彝常日用而不可知化窮神於是六經又散而周程張朱五夫子者出五夫子出而後知六經者天理二字而已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天得之爲天地得之爲地人得之爲人者也無所增於聖無所減於凡無所升於古無所降於今者也誠者誠此敬者敬此格物者格此明此而後知俗儒之所蔽佛氏之所亂一膜而千里也人知程朱三夫子之黃墩亦知其學之黃墩乎豈惟三夫子千聖萬賢之黃墩胥於是乎在尼山乎黃墩乎天地之氣山州之靈鍾爲聖賢其生也

者自其出也有爲夫何爲哉明此而已矣

重刻朱子年譜卷之五終